

中国



皇帝皇后

全传

成思远 / 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唐肃宗 张皇后
(上)

成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0723-146-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主 编:成思远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4600 千字

印 张:518.5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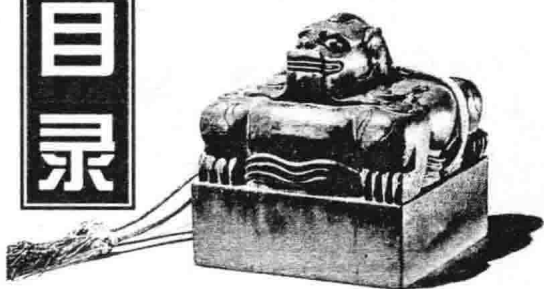
印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7-80723-146-7/I·46

定 价:2580.00 元(全 100 册)

目 录



唐肃宗

- | | | |
|-----|--------------|-------|
| 第一章 | 青少年时代 | (1) |
| 第二章 | 从太子到皇帝 | (15) |
| 第三章 | 重用李泌 | (46) |
| 第四章 | 初用刘宴 | (109) |
| 第五章 | 平定叛乱 | (138) |
| 第六章 | 永王之乱 | (153) |

张皇后

- | | | |
|-----|-------------|-------|
| 第一章 | 太子婚变 | (161) |
| 第二章 | 续娶良娣 | (172) |
| 第三章 | 北亡之途 | (177) |
| 第四章 | 计除李倓 | (185) |
| 第五章 | 谋争太子位 | (195) |
| 第六章 | 命丧黄泉 | (206) |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唐
肃
宗

李亨，生于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九月初三。在玄宗三十个儿子中，李亨排行第三，其大哥琮、二哥瑛都是其同父异母兄长。李亨生母杨氏，仅生李亨一人，杨氏，弘农华阴人，出身于官宦之家，曾祖杨士达，在隋朝时，官至纳言，唐天授年间（公元690—691年），以则天皇帝母族，追封为郑王，赠太尉。其父杨知庆，左千牛将军，赠太尉、郑国公。优裕的家庭环境使得杨氏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她知书达礼，通晓音律。然而，李亨的成长，甚至其出生，都充满了艰难和险阻。

这还得从玄宗李隆基当太子时说起。睿宗景云元年，二十六岁的平王李隆基被正式册封为皇太子，这立即引起了当时权势炙手，飞扬跋扈的太平公主的嫉妒和恐慌。因为，善于弄权的太平公主机警地发现，李隆基是一位英武果断，足智多谋的皇太子，而且，在其身边拥有一批既富有政治远见，又忠于李隆基的侍臣，这对于想长期弄权、以步其母则天后尘的太平公主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一种致命的打击。她必须尽快除掉这颗眼中钉、肉中刺。

其实，太平公主起初只想废掉李隆基的皇太子地位，而另物色一个易于控制的平庸之人来取而代之。于是，她暗中派人严密监视太子李隆基的言行举止，只要太子稍有疏忽或过错，便添枝加叶，大肆夸饰其错以告睿宗。这样，反复多次，竟使睿宗对太子略有不满。这当然引起了太子李隆基的恐慌和不安。



就在这时，太子李隆基妃杨氏怀上了忠王，即后来的肃宗李亨。这一消息并未给李隆基带来更多的欣喜，相反，倒反为其忧心忡忡的政治态势增添了后顾之忧。足智而富于远见的李隆基知道，太平公主是不愿看到他添子，繁荣，以至强大而与自己分庭抗礼。于是，为了防止太平公主嫁祸于杨妃，李隆基密令亲信张说从宫外买来堕胎药。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他亲自在密室内煎煮堕胎药。在煮药的过程中，史载他“醺然似寐，梦神入覆鼎。”稍醒梦散，忽而又梦，这样反复多次。于是，李隆基惊讶不已，便将情形详细地告诉了张说。张说作为局内人，深知太子李隆基精神恍惚，神不守舍是因为太子不忍扼杀尚在母腹中的亲骨肉。作为人臣，他必须委婉而巧妙地迎合主人心意。于是，张说顺水推舟，以天命释之曰：“天命也，无宜他虑。”李隆基听信了张说的意见，不再谋堕胎之举。于是，险些被扼杀于母腹中的一代天子李亨才被保留了下来。

生于帝王之家，的确是够幸运的。但是，对于李亨来说，很侥幸地冲破艰难和险阻而降临人世，并不意味着便能一帆风顺地登上皇帝的宝座。相反的是，前途漫漫，正有许多煎熬和磨难在等待着他。主要的一点在于，他生于一个历史大转型的前夜……

幼年的李亨可谓过了一段天堂般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出生后不久，他便由玄宗（当时还是太子）李隆基的正妻王皇后所领养。这是因为王皇后婚后一直未生育。李亨虽然还在襁褓之中就离开了生母杨氏的怀抱，但并未因此而失去母爱。因为史载“王妃抚鞠，慈甚所生。”

李亨在失去王皇后后，便回到了生母杨氏的身边。十年流水，情依旧，人全非。母子重逢，话不尽的酸甜苦辣，悲喜交加。

好花不长开，好景固难常。少年李亨尚未得到更多的生母杨氏的护爱，便永远地要失去她了。时为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杨氏一病不起，长辞李亨而去……



唐
肃
宗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在痛苦的煎熬和磨砺中，人注定要走向成熟。接二连三的遭受打击的李亨过早地成熟起来，他冷眼人生，谨慎言行，唯恐招致不测。

开元十八年，十九岁的李亨已长成为一位雄姿英发，潇洒俊逸的青年，玄宗为有这样一位儿子而感到得意，他很想让群臣面前炫耀一下。很快就有了机会。就在这一年，奚、契丹犯塞。玄宗便以李亨为河北道元帅，信安王李祎为副元帅，统领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奂先等八总管兵讨伐奚与契丹来侵之兵。同时，玄宗让李亨在光顺门与百官相见。那天，群臣见到李亨，但见其仪表威武端庄，举止儒雅飘逸，谈吐稳当而不俗，文武百官赞叹不已。史载当时任左丞相的张说回来后，对翰林学士孙逖、韦述赞李亨道：“尝见太宗写真图，忠王英姿颖发，仪表非常，雅类圣祖，此社稷之福也。”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信安王李祎率领诸军大败奚、契丹，玄宗以李亨遥统之功，加司徒。

二

开元三年（715）正月丁亥，李亨的次兄李嗣谦（即李璿）被册立为皇太子。由于尚未成年，据礼制，仅行内册之礼。直到开元八年（720）正月初一，才加元服。李嗣谦是赵丽妃所生，既非嫡出，又非长子，他所以得立为太子，是因为他的母亲得宠。赵丽妃是唐玄宗在景龙年间任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别驾时得幸，因其出身歌伎，“有才貌、善歌舞”，深得宠爱，玄宗即位后，其父、兄都被升为高官。开元年间，玄宗于皇后之下设三妃六仪，以惠妃、丽妃、华妃充三妃之位，佐助皇后，坐而论妇礼，为内官之中地位最高贵者，于宫中事务无所不统。因赵丽妃受宠而立其所生之子为太子，唐玄宗的这一立储思路为其日后的政局埋下了隐患。





李亨的母亲杨氏没有赵丽妃的才貌，李亨又养于王皇后宫中，当然还不具备次兄的优势，他只是在第二年（开元四年，716年）正月时被拜为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蕃部落大使，他的长兄郾王嗣直被拜为安北大都护、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各设副使，二王所任职事只系遥领，并不出阁就职，从此，唐朝始开诸王遥领节度使之例。这一年，李亨不过才6岁。

李亨初明世事，就已显得与众不同，随年龄的增长，更是英姿卓然。史书中说他：“聪明强记，属辞典丽，耳目之所听闻，不复遗忘。”超人的记忆力，大大有助于他日后的成长。更难能可贵者，李亨“仁爱英悟，得之天然”，过人的天赋并没有使他放纵，也没有锋芒毕露。李亨做皇子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保持着这一禀赋，从不让人感到他有什么威胁。开元初年，玄宗对李亨似乎并没有特别的钟爱。而皇五子鄂王嗣初（即李瑶）、八子光王琚，因为他们的母亲皇甫德仪（六德之一），刘才人都以“容色见顾”而颇为玄宗喜爱；皇九子夏悼王一因生而秀美，又系武惠妃所生，也深得玄宗钟爱，只是不幸于开元五年（717）早夭。《新唐书·肃宗纪》中说李亨“性仁孝，好学”当是实情，若说此时“玄宗尤爱之”，恐怕未必能超出他另外几个弟兄。李亨只是很安静地在宫中读书。按照规定，唐玄宗特意为诸王子选派了师傅，来教导其学业，李亨有幸有贺知章、潘肃、吕向、皇甫彬、邢琚等名士侍读左右，他的文化知识与素养提高很快。

这样，一晃几年过去了。

几年来，大唐帝国渐渐显示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唐玄宗的宫掖之中却又涌出一股不和谐的暗流。玄宗虽一向宠爱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等，都对王皇后的中宫地位没有产生威胁，但是随着武惠妃的得宠，往日的相安无事再难维持下去。

武惠妃，是武则天从父兄之子、恒安王武攸止的女儿。其父武攸止死后，因为年幼，“随例入宫”，玄宗即位以后，渐承恩宠。武惠妃得宠之后，不仅使皇甫德仪、刘才人等一些昔日得宠的妃



子顿失荣光，就连王皇后也颇有危机感。以色事君，色衰爱弛，是自然规律。唐玄宗英俊倜傥、风流成性，更难免见异思迁，移情别恋。自从喜欢上武惠妃，对她则是百般的爱宠，武惠妃恃宠“阴怀倾夺之志”，想要取天皇后而代之。说起来，王皇后也非泛泛之辈。她是唐玄宗任临淄王时聘定的原配夫人，十几年来与丈夫同呼吸、共患难，玄宗几次发动宫廷政变，她都坚定地与丈夫站在一起，“颇预密谋，赞成大业。”其父王仁皎与同胞兄长王守一都是李隆基几次政治冒险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自立为皇后，婉淑贤顺，颇使宫中上下衷心拥戴。她见武惠妃野心勃勃，很看不顺眼，史称“后不平，显诋之”，对着唐玄宗发牢骚。言谈之间，不免言多有失，有时话不投机，引起玄宗不快；偶有出言不逊，使唐玄宗越来越不耐烦。王皇后日常“抚下素有恩，终无肯潜短者，”宫中没有人愿意打她的小报告，唐玄宗也一时无计可施，所以，任凭武惠妃软语硬磨，他也不便强行废立。据说，唐玄宗在开元十年（722）间曾与亲信大臣、秘书监姜皎探讨过废黜王皇后的可能性，当时他们惟一能找到的理由就是王皇后无子。然而事机不密，此事被姜皎泄漏出去，被王皇后的妹夫、嗣濮王李峤奏闻，弄得唐玄宗十分被动，只得降敕，令中书门下追查此事，以给众人一个说法。中书令张嘉贞见皇上动了真怒，就穷追猛查，王守一也出于个人目的，前往劝说张嘉贞从严查处。张嘉贞乐得作此人情，遂构成其罪，奏请先决杖，再配流岭外，制书中谓姜皎“既忘满盈之诫，又亏静慎之道，假说休咎，妄谈宫掖。据其作孽，合处极刑，念兹旧勋，免此殊死。宜决一顿，配流钦州，”把责任推诿到姜皎身上，结果，姜皎被杖之后死于流放途中，受牵连者还有亲属若干人。

姜皎事件，使王皇后感到处境艰难，心中不安。有一天，她见到唐玄宗时，以泪洗面，哭诉道：“陛下纵然不顾念夫妻之情，独不念阿忠当年脱其紫半臂（按，半臂即短袖上衣，隋唐时为常服）换来一斗面为陛下作生日汤饼的事吗？”阿忠是王皇后对其



父王仁皎的称呼。唐玄宗听她讲起往日所历磨难，不禁为之惘然动容。姜皎死后，唐玄宗密谋废后一事暂时搁置起来。他因念及姜皎的功勋，令以礼葬之，并派中使存问其家，也算是对姜皎冤死的一点补偿，同时也是对“朝廷颇以皎为冤”舆论的一种反应。

姜皎事件虽然了结，但令王皇后及其兄王守一都感到后怕。王守一觉得，就是由于皇后无子才弄成这般模样，若是她能生个儿子，母以子贵，必能塞众人之口，免授宣扬废立者以口实。为了改变现状，王守一竟然劝皇后行厌胜之术，寄希望从旁门左道谋求生路。一位名叫明悟的僧人被请来施其法术，先祭南天北斗之星，又刻霹雳木，上书“天地”及皇上的名讳（即“隆基”），合为木印，让王皇后佩戴，并祝曰：“佩此有子，当与则天皇后为比。”厌胜、巫蛊之术，汉魏以来较为流行，但宫中均明令禁止，因行此法术而起大狱者屡见不鲜。唐律中所定十恶之罪，其五曰“不道”，其中就包括“造畜蛊毒、厌魅”。《唐律疏议》中对“厌魅”没有明确的界定，只说“其事多端，不可具述，皆谓邪俗阴行不轨，欲令前人疾苦及死者。”行左道之术，实犯大忌。开元十年（722）处理姜皎泄密案后，唐玄宗为防不逞之徒再惹事生非，特地下令诫谕宗亲戚属：“自今已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同时颁布制令，“约百官不得与卜祝之人交游来往。”王守一身为外戚，交结后宫，对制令置若罔闻，本身就是件冒险的事。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王皇后与王守一的举动，不久就被人觉察。武惠妃一直想找机会扳倒皇后，此事正好授之以柄。唐玄宗闻知后，大为震怒。如果说在与姜皎密议之时他尚有些犹豫的话，事到如今，玄宗再也无法容忍，他铁了心地要废掉皇后。事情败露后，王皇后百口难辩，唐玄宗亲自审问，见事实清楚，遂于开元十二年（724）七月己卯颁制：“皇后王氏，天命不口，华而不实。造起狱讼，朋扇朝廷，见无将之心，有可讳之恶。



焉得敬承宗庙，母仪天下，可废为庶人，别院安置。”王守一被赐死。说来凑巧，这年七月的天象对于后宫地位很是不利，废王皇后制书颁发前几天，刚刚发生了月食，同时，河东、河北大旱，唐玄宗“亲祷雨宫中，设坛席，暴立三日。”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显然是阴阳失调所致。敏感的人自然会联系到皇后被迁出中宫。十月，废后郁郁而终，后宫之中对她思慕不已，看来王皇后的人缘的确不错。事到如今，玄宗皇帝也有一丝恻隐，略略感到几分懊悔。

对于此番宫中事变，李亨是亲眼目睹。李亨这时已是14岁的翩翩少年，宫廷风云的吹打使他已经懂得了其中的利害。幼年时虽曾得到王皇后慈母般的呵护，此刻却不能格外地对命丧黄泉的废后表达哀思，他只能遵守国家礼制的规定，很有节制地致以哀悼。废后的葬礼是按一品的规格操办的，她皇后的名分是在李亨做皇帝后的宝应元年(762)才恢复的。

李亨确实开始成熟起来。

扳倒了王皇后，武惠妃似乎并未就此善罢甘休。开元十四年(726)，皇太子瑛的生母赵丽妃突然死去，总让人感到有些蹊跷。武惠妃得宠以后，赵丽妃“恩乃渐弛”，按说对她已没有什么威胁，何以要怀疑赵丽妃的死呢？因为有一件事极耐人寻味。此事是在开元十四年(726)四月，太原府(治今山西太原)府尹张孝嵩奏呈一份报告，说“有李子峤者，自称皇子，云生于潞州，母曰赵妃”。此位称李子峤的人，被唐玄宗下令杖杀，但赵丽妃低贱的出身已使皇室感到难堪，冒认皇子的闹剧不知道还会出现，武惠妃乘机借刀杀人，倒也算替唐玄宗除去一块心病。至少，唐玄宗没有为赵丽妃的死对武惠妃产生过任何不满。赵丽妃死后，加谥曰“和”。

赵丽妃死后，使太子缺少了应有的奥援。这时的武惠妃不仅谋求入主中宫，也萌动了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的念头。一场更大的宫廷倾轧还在后头呢！李亨兄弟之间未卜的前程，对



于他们现今的生活似乎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三

开元十三年(725)三月,李亨由陕王改封为忠王,而且由嗣升的名字改为李浚。皇太子嗣谦更名鸿,徙郟王为庆王,更名潭;鄆王改封棣王,更名洽;鄂王改封郎王,更名涓;鄣王更封为荣王,改名为滉;又以皇八子滉为光王,十二子淮为仪王,十三子沔为颖王,十六子泽为永王,十八子清为寿王,二十子洄为延王,二十一子沐为盛王,二十二子溢为济王。唐玄宗共有30个儿子,除了7位儿子早夭,大部分都获得了封号。当然,其中23子此时也并非都在人世,像武惠妃所生夏悼王一(皇九子),开元五年(717)时就已在东都死去,其同母弟怀哀王敏(皇十五子)也是开元八年(720)二月,仅仅年满周岁就死去了。

令人感兴趣的是,唐玄宗在开元十三年(725)三月将所有儿子的名字改掉,换成了带水字旁的字,说不定与开元时期的旱情有关。据《新唐书·五行志二》载:“(开元)十二年七月,河东、河北旱,帝亲祷雨宫中、设坛席,暴立三日。九月,蒲(治今山西永济)、同(治今陕西大荔)等州旱。十四年秋,诸道州十五,旱。十五年,诸道州十七,旱。十六年,东都(今河南洛阳)、河南宋(治今河南商丘)、亳(治今安徽亳县)等州旱。二十四年夏,旱。”天旱到皇帝亲自在宫中祷雨的程度,至少说明玄宗对旱情的重视。另外有记载说:“唐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阙雨尤甚,(玄宗)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也可证明唐玄宗对旱情的重视。儿子名字带水,或许存有企盼大降甘霖的意愿。看来,逐渐成长的儿子们在唐玄宗心目中的份量越来越重了。对改名徙爵后的诸皇子,玄宗也自有安排。

按照唐朝制度,“皇兄弟、皇子皆封国,谓之亲王。”李亨与诸兄弟均以亲王身份居于宫中,“开元后,皇子幼,多居禁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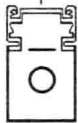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幼年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史称“东封年,以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为十王宅。”“东封年”是指唐玄宗东封泰山之年,即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于泰山行封禅大典。唐玄宗把业已长大成人的皇子安置在十王宅中,分院而居。十王宅并非实指,乃举其全数。起初十王为庆、忠、棣、鄂、荣、光、仪、颖、永、延、济诸王,后来盛王及寿、陈、仪、丰、恒、凉、信等王就封,也居于十王宅中。

十王宅内,诸王分院而居,由宦官担任监院使押之,监督诸王的日常活动。像皇四子棣王琰在天宝年间因其所宠二孺人以巫术求媚,被监院中官告发,被玄宗囚于鹰狗坊中,忧惧而死。诸王的日常生活开支及月俸物,特于宫中设“维城库”供给,每日膳食,由家令负责。诸王朝请及参天子起居,则从夹城中往返,不复出阁。平日只派词学及工书之人入宅院讲授课业,谓之“侍读”。诸王侍读无定员。诸王虽开府置官属及遥领地方藩镇,但除了可与诸侍读有来往外,均不能与其他人有交道,“自余王府官属,但岁时通名起居,其藩镇官属,亦不通名。”基本上杜绝了诸皇子交接地方或勾结朝廷官员的渠道,防止出现异己政治势力。诸王育子多多,玄宗又于十王宅外置“百孙院”,就连每年冬都要去住上一阵子的华清宫,也照例设置了十王宅、百孙院,以便带领诸皇子皇孙活动。当时诸王宅中每院宫人有400人,诸孙院中也有三四十人。其子孙之婚嫁都在十王宅中,太子之子也分院而居,其与亲王、公主也同样在礼院中行婚嫁之礼。尤为可注意者,唐玄宗也加强了对太子的生活管理,“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輿所幸之别院。”从此皇太子不分居于东宫。这在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时曾一度实行过,所谓“太宗于寝殿之侧置一院,令太子居之,绝不遣往东宫。”此举在当时引起兼太子宾客的门下侍郎褚遂良的反对。他上疏谏诤,征引周室问安、汉储视膳乃古礼之规定,提出“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滞爱,滞爱或生愆。伏愿远览殷周,近



遵汉魏，常许旬日半月遣还宫，专学艺以润身，布芳声于天下”，结果，太宗从其奏请，仍与太子异宫而居。自唐玄宗重令皇太子不居东宫，太子之权力地位发生若干变化，这一变化对于大唐国家之中枢政治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关系到由此以降玄宗之世唐中枢政局与政治斗争，太子之处境及废立在唐中枢政局中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在以后的世事变迁、人事更迭中，我们将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应该说，唐玄宗设立十王宅，虽有其政治上的考虑，并且也确实起到了对诸皇子严加防范的作用，不过，诸王子合居一处，分院而居的安排，并不能说是他本人的发明，实际上这是唐玄宗个人生活经验的一次再现。只是在他这里，使这一安排方式更加完善化，对皇子们的管理也进一步地严格。唐玄宗李隆基兄弟六人，因李隆悌早死，兄弟五人于武周圣历初年在当时的神都洛阳列宅第于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一说“五王子宅”）。大足元年（701），随从祖母武则天返回西京长安后，又与诸兄弟一起蒙赐宅于兴庆坊，仍称为五王宅，玄宗即位后，将此地扩充为宫掖，号称南内。旧日同院而居的兄弟，唐玄宗也颇费心思，在兴庆宫西邻的胜业、安兴两坊中为他们安置了府第。长兄宁王宪赐宅于胜业坊东南角居住，次兄申王撝、四弟岐王范分别于安兴坊东南赐宅，五弟薛王业则居于胜业坊西北角，诸兄弟邸第相望，环绕于兴庆宫之侧。玄宗又在兴庆宫西南分置楼阁，四面一座称为“花萼相辉之楼”，南面一座则称为“勤政务本之楼”。站在楼上，可以俯瞰兄弟之所居，闻听其宅内之乐声。唐玄宗理政之暇，也时常登楼远眺，听到诸王府内音乐之声，就把他们招来楼上饮酒宴谑；有时，他也会突然到诸王府中，说是“赋诗燕嬉、赐金帛侑欢”，其实也是一种政治监护。诸王也还识趣，每日朝参归后，“即具乐纵饮，击毬斗鸡，驰鹰犬为乐，如是岁月不绝。”即使这样，也不免有人进谗言，打他们的小报告，由于监护有力，唐玄宗对此心中有数，所以“虽有谗言交构其





间，而友爱如初。”来自各方面的“谗言”，不过是玄宗借以威慑诸王的一种手腕。事实上，对于邻宫掖而居的诸王，唐玄宗是禁止他们与外人交结的，一经发现，都会严加惩戒。驸马都尉裴虚己因挟讖讳之书与岐王范交游，被发配岭外；万年县尉刘庭琦、太祝张谔等一些文人也因与岐王范饮酒赋诗被贬为外官；开元十三年（725），玄宗身体不适之际，薛王业的妻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议休咎，冒犯忌讳，韦宾被杖杀，皇甫恂被外贬。事情发生后，他都对兄弟们加以抚慰。

唐玄宗为诸皇子设立十王宅的用意，显然与他的这种生活经验有关，那就是防止出现皇子之间的纷争与倾轧，加强控制，稳定政局。

李亨在以忠王身分居于十王宅中时，已是位英姿勃勃的翩翩少年。开元十三年，太子李瑛（时为鸿）纳妃薛氏，“礼毕，曲赦京城之内，侍讲潘肃等并加级改职，中书令萧嵩亲迎，特封徐国公”，婚礼十分隆重。身为皇三子的忠王李亨，不久也在十王宅中的住处举行了婚礼，不过比起太子的大婚，李亨的婚礼要简单一些，然而这次他的婚姻倒有些机缘天成。

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来到十王宅中忠王李亨的府邸。此时，李亨应该已娶了韦氏为孺人。唐制规定，“凡亲王，孺人二人，视正五品；媵十人，视正六品”，孺人、媵都属于亲王的正妻，均有正式名分与品位，其余则属于妾。当风流倜傥的唐玄宗来到忠王府邸后，被眼前的情景深深触动了，他见忠王“服御萧然，傍无媵侍”，房内庭外也不曾有人洒扫，很多地方显然久无人涉足，就连应备的乐器也被搁置起来，上面落满了灰尘，玄宗心中愀然。他转身对随从的亲信宦臣高力士说：“儿居处乃尔，将军叵使我知乎？”高力士进前答道：“臣也曾有意奏闻圣上，只是殿下不允许，担心会让圣上牵挂。”唐玄宗即命高力士下诏给京兆府（治今陕西西安）尹，立即从京兆府境内选良家女子细长洁白者五人入内，以奉侍李亨。高力士领旨，趋出庭下，不一会



又回来奏称：“臣他日尝宣旨京兆阅致女子，人间器器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以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其家者，宜可备选。”唐玄宗听罢，龙颜大悦，使高力士诏掖庭令，要其“按籍阅视”。掖庭令立即照办，从所掌宫人名籍中选出三人，其中一人就是后来被追谥为章敬皇后的吴氏。吴氏因受父亲的牵连，自幼被没入掖庭。稍稍年长，生得“容止端丽”，此刻被选为亲王的夫人，较之在掖庭之中作功役要幸运的多。吴氏被选为李亨之妻，史书上所记载的时间都很有疑问，唐后期曾任宰相的李德裕据当时其父所述而记载的《次柳氏旧闻》（又名《明皇十七事》），就是说在李亨为太子后，唐玄宗才以吴氏赐之，并说此事因果还有一个叫吴操的人与他父亲李吉甫讲过，与高力士所说的情况相符。看起来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宋朝欧阳修等编修《新唐书》时，章敬皇后吴氏传一节中的主要内容明显地转录自《次柳氏旧闻》，也把李亨得与吴氏成亲系于任太子之时。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吴氏是后来的唐代宗皇帝的生母，代宗又系李亨的长子，他出生于开元十四年（726）十二月（一作十月）十三日。李亨为太子，则是在开元二十六年（738），显然不相符。《新唐书》本传又载其“年十八薨”，据此，即使吴氏在李亨初为太子之时就死去，她也决不可能在开元十四年生下儿子代宗，因为这样推算，她还不过是个五六岁的黄毛丫头。所以，《旧唐书·后妃传》记载吴氏被选中是在李亨为忠王时，应该可信。但书中又把时间记为“开元二十三年”，估计这是十三年衍误，同时若是她享年果真如《新唐书》所说是十八岁，那么《旧唐书》本传载其开元“二十八年薨”，也应是十八年。不然的话，她生下儿子代宗时也不过五岁左右，于情理不符。毕竟，李亨与吴氏生下后来的唐代宗，且又系其长子，是确凿无疑的事。再说，开元十四年（726）十月（即使是十月）生下长子，说她开元十三年选入忠王府，于情理也讲得通。更何况，吴氏一被选中，就被召去侍寝呢！看来，选吴氏入十王宅内的忠王府，而不是选为



唐
肃
宗



三

太子妃,是可以肯定的。李亨留给后人的谜团实在太多了,这里所破解的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

在选赐吴氏一事上,唐玄宗扮演了慈父的角色。对于在十王宅中安分守己、毫无出格举止的诸皇子,唐玄宗的确没有让他们感受到皇帝权威的重压,似乎唐玄宗对于政治上不能有什么危险的亲人也总能表现他的一种温情,像人们所艳称的他对待自己的皇兄李成器的宽仁优裕,就是很好的例子。成器死后,还给他送了个“让皇帝”的美谥,并按照帝王的礼制规格安葬于惠陵(位今陕西蒲城)。不过,要说唐玄宗对自己安置于十王宅中的儿子们十分地放心,恐怕也不是事实。除了他对诸王活动所做的种种限制外,他另有一套羁绊的手段,施以无上的亲情与格外的关心,似乎更加有效。这种做法,迫使李亨等人在十王宅中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与放纵。因为,即使丝微的有失检点都会招致罪责,他的太子兄日后的被废不能说与此无关。有关的详情我们将在后面叙说。朝中的大臣有的也很明白玄宗的心思,遂费些心思投其所好。开元十七年(729),以待中(宰相)兼吏部尚书的裴光庭在加弘文馆学士后,就逞其所学,撰写了《瑶山往则》及《维城前轨》各1卷,目的在于为皇太子及诸皇子(即十王宅中仰赖维城库生活的诸王)提出行动的准则与规范。裴光庭将所著表献后,很得唐玄宗的嘉奖,不仅“手制褒美,赐绢五百匹”,同时,还“令皇太子已下于光庭相见,以重其讽诫之意。”史言“皇太子已下”,应当包括忠王李亨在内的诸王在内。据《旧唐书·玄宗纪上》记载:裴光庭所撰《瑶山往则》、《维城前轨》进献后,玄宗曾令赐太子、诸王每人各一本。

由此而言,唐玄宗从未放松过对诸子成长的关心。李亨在十王宅中的生活此时此刻仍可谓波澜不惊。大唐帝国经开元以来十几年的政策调整、励精图治,走上了蓬勃兴盛,到处欣欣向荣。开元十三年(725)泰山封禅大典的成功举行,使朝野上下都切身体会出这种成果。开元九年(721)与十二年(724)宇文